



□张莹

《以法之名》是白夜剧场推出的又一部力作，去年8月的《边水往事》成为当年的爆款，在观众心目中，以悬疑为特点，取自“长夜必尽，真相大白”的白夜剧场，以优质精品吊足了大家的胃口。

《以法之名》根据8个人物原型和6起真实案件改编，剧本经过三年打磨，剧情跌宕起伏。导演傅东育之前拍摄过《破冰行动》，这一次，最初是制片人敦淇带着一个扫黑除恶题材的项目找到傅东育。但《扫黑风暴》《狂飙》爆火之后，此类作品已难以激起观众兴奋点。尽管它基于真实案例改编，但从创作角度看，题材缺乏新意，人物形象不够鲜明。傅东育向敦淇提出是否有尝试全新题材的可能。恰在此时，最高检影视中心抛出了检察侦查的选题。这个新颖的命题，点燃了傅东育的创作热情。

《以法之名》剧情以海东省“万海黑社会性质犯罪案”开庭审理作为开篇：一方面，开庭现场有人当庭喊冤指称万海无罪，另一方面，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乔振兴在录下一段自称是万海保护伞的视频后疑似自杀……疑点重重之下，省检察院第十一部检察官洪亮(张译饰演)和郑雅萍(蒋欣饰演)被派往东平市以举报线索为突破口，调查疑点重重的两起案件，展开“打伞破网”行动。

除了剧情精彩和题材的独特性，《以法之名》的演员阵容堪称豪华，除了张译、蒋欣、李光洁，其他主演比如冯嘉



# 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

怡、刘佳、杨烁、王劲松、丁勇岱、任重、郝平、董晴等，都是我们追过的无数部剧的实力派演员。

洪亮让谁演，傅东育首先想到的就是张译。原因毋庸置疑，他很符合剧中所刻画的洪亮这一人物形象。他是一个极具想象力且很认真的演员，他会把每一场戏拆解到每一个细节，并在原本设定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级的表达，赋予角色新的生命力。

张译此次在《以法之名》中饰演的检察官洪亮以“职场老油条”的形象登场：由于主要负责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检察这项“刀刃向内”的工作，洪亮在单位交下的朋友不多，落下的埋怨不少。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洪亮看似被磨平了棱角，变得随和、圆融、懂变通……年过四十，与妻子两地分居的洪亮萌生了脱掉检察官制服、转行的念头。就在理想和现实间摇摆不定之时，调查万海案的重重阻力再度让洪亮找到了内心深处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人物历经披荆斩棘涅槃重生，成长为一名炉火纯青的检察官。

再比如董晴饰演的张文菁，从法庭上义愤填膺为万海和自己喊冤，即便是进了看守所也坚守法律人的底线。但真正的恶人却跟到了监狱里用女儿对她进行威胁，乔振兴的死更是成了压垮她的最后支点，她绝望、愤慨的情绪让人心酸不已。山东籍演员董晴上一个为人熟知的角色，还是《最好的我们》里耿耿的闺蜜蒋年年(贝塔)，从贝塔到张文菁，董晴的演技进步明显，强大气场让这个角色成为董晴近年来的演技高峰。

还有徐梵溪扮演的乔振兴的妻子周梅，这个角色出场就失去了丈夫，她的每一场哭戏都让人感同身受，没有见到丈夫最后一面时，哀莫大于心死的跪地悲感，让人不自觉地跟着红了眼眶。

可以说，《以法之名》不论是主演还是配角，每一位演员都相当有戏，为观众塑造出了生动而鲜活的人物群像。

# 动作喧嚣 主题苍白



□胡婷

《侏罗纪世界：重生》上映，回望系列经典，《侏罗纪公园》开创了雾中巨影的惊悚美学，《失落的世界》以月光下墙壁移动的龙爪制造了心理压迫的巅峰，而《统治》则贡献了水面咫尺之隔的窒息感与张力。这部新作采用三段式的叙事结构，一个以斯嘉丽饰演的贝内特为核心的佣兵小队，一个热爱恐龙的科学家，以及一个作为领队的黑心商人，为了获得恐龙的血液，他们上天入海，从“海陆空”三个领域全方位展现人与恐龙斗争的惊险场面。他们深海伏击沧龙，近距离观察泰坦巨龙，又在悬崖峭壁间深入翼龙的巢穴，让观众目睹了人类如何在史前巨兽的绝对力量下进行周旋。

整体来看，密集的追逐、撕咬与千钧一发的闪避构成了影片的主干，其中的视觉强度与场面调度，的确可以显示出好莱坞电影的工业水准，但从特效场面到主题表达上逐一分析，仍然能看出很多问题。

有很多制造观众情绪波动的手段，在电影中反复出现，一是廉价的“Jump Scare”音效轰炸，比如大女儿在熟睡的恐龙身旁取救生筏，恐龙突然惊醒又突然消失，然后伴随的强烈音效突然出现，这种一惊一乍的手法在这部电影中屡见不鲜。二是“差一厘米就被撕碎”的惊吓，电影中恐龙突袭、爪牙擦身而过的镜头重复率非常高，特别是小女儿在皮筏下悬挂躲避追杀时，恐龙每一次都会精准扑空，这种失误实际上没什么新意，想要达

到恐吓观众的效果，但久而久之也只会让观众从一开始的屏息凝神变得麻木起来。前作中很多充满想象力的关于恐怖的刻画，在这部电影中几乎都变成了直白的物理追逐。

之前的经典《侏罗纪公园》之所以好看，因为它将恐龙置于主场核心，电影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怪物的破坏力，而是那份恐龙跨越亿万年鸿沟、与当代人“相遇”时产生的震撼感与神圣感。人们跟随主角一起，仿佛真的走进了遥远的侏罗纪、白垩纪，见识到了恐龙的庞大与单纯，它营造了一种“在史前丛林散步”的氛围，它所唤醒的，是人类对史前巨物最原始的恐惧、惊叹与浪漫遐想，是对失落世界的一次沉浸式朝圣。坐在影院，恐龙的每一次现身、嘶吼与狩猎都成为叙事的真正驱动力，观看恐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然而，《侏罗纪世界：重生》恰恰遗失了这一灵魂，它不仅在叙事权重上大幅削减恐龙的存在感，将核心冲突让位于人类道德与基因异形，更在恐龙形象本身的塑造上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霸王龙、沧龙等经典恐龙的重复亮相因缺乏新意而魅力褪色；另一方面，为追求视觉刺激而设计的杂交恐龙，比如顶着怪异骨突或附着非自然结构的变种，因其刻意追求的恐怖而背离了古生物应有的、基于真实性的威严美感，沦为粗糙的基因实验产物而非令人敬畏的自然造物。

作为一部主打恐龙题材的电影，既没办法让曾经称霸地球的恐龙重新焕发生机，又没能塑造

出契合系列一贯风格的新的标志性恐龙形象，那这部电影的核心吸引力必然会走向衰落。电影中卢米斯博士发出“侏罗纪公园辉煌不再”的感慨，其实也是《重生》以及这个系列后续可能面临的根本性危机：一旦恐龙不再是那个让观众满心憧憬的史前存在，仅仅变成猎奇元素或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与巨龙散步”的史诗感便会荡然无存。

从满是惊险动作场面的空隙里，电影也表达了一些主题，这些主题不是电影主要突出的部分，因此从整体上看处理得比较潦草。电影试图探讨“兼济天下”的崇高命题，主角们搏命获取恐龙血清，旨在研制普世良药对抗疾病，以此回归“科学本真”对抗资本贪婪，但这一点表现得比较单薄，电影对良知与利欲、奉献与贪婪的冲突的探讨被极度压缩。

和其他好莱坞电影一样，“珍视家人”仍然是电影的核心主题之一，邓肯口袋里儿子的照片，斯嘉丽思念去世的亲友面对大海黯然神伤，父女一行人的永不抛弃和互帮互助，这些都在动作场景的缝隙中逐一出现。但这些内容的处理，既缺乏细腻的铺陈与情感的累积，也没有与角色弧光或核心冒险产生有机共鸣，最后的表现有些苍白与空洞。

影片最后，一行人逃出小岛，带着收集好的血液与治疗人类疾病的期待，留下变种恐龙自生自灭。这样的表达，使得第一部中呈现的谦卑和敬畏已经荡然无存。

(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